

人性論下的教育

人類的發展與延續在於世代的傳承，這一代如何的養成下一代決定了未來社會的走向，故人類社會對於教育總是充滿關切。教育的對象是人，然而人卻又是千變萬化，故教育要教導人什麼？又要如何進行？教育對人所持有的中心思想又該如何定位？

在定位教育對人的中心思想時，首先要討論人性。所謂人性是人所以為人的特性。然而，什麼是人性呢？它是由進化而來的呢，還是因創造而生？如果人性是進化而來的，那麼它依據什麼規律，憑借什麼環境而進化？在尚未進化為人性之前，它是一種什麼樣的本質狀態呢？如果人性是因創造而來，那麼誰是它的創造者？創造者依據什麼標準來規定某種東西可以是人性，人性又是以何種方式存在？再者，人性和它的創造者的本質屬性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？它們之間是迥異的呢，還是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？問題如果必須繼續問下去，那就是，人性到底是一個開放的系統，還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呢？如果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，那麼，人性就有可能朝向一個「止於至善」的美麗前景發展（儘管開放也意味人性會被惡勢力所滲透）；如果它是一個封閉的系統，那麼，它就很難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，它就只能在有限中掙扎，而無法達到與無限完美的合一。接著再問人性是本善的，還是本惡的呢？如果是本善的，那麼惡是緣何而來的？如果是本惡的，而善又是怎樣生成的呢？

關於人的本性，自古以來，不管東西方都有不斷的辯論，佛洛姆所提出的論點與例證都是西方社會關於人性的討論，然而在中國傳統文化裡又是如何的討論人性？

在中國的歷代思想家中，提出人性本惡的代表人物是荀子。荀子性惡篇：「人之性惡，其善者偽也。今人之性，生而有**好利**焉，順是，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；生而有**疾惡**焉，順是，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；生而有**耳目之欲**，有**好聲色**焉，順是，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。然則從人之性，順人之情，必出於爭奪，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。故必將有師法之化，禮義之道，然後出於辭讓，合於文理，而歸於治。用此觀之，然則，人之性惡，明矣。其善者偽也。」就荀子的觀點來說，人之本性生而有**好利**、**有疾惡**、**有耳目之欲**，順此之為，必致天下大亂，故性惡明矣。

與性惡論相對的是性善論，孟子告子篇：「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為善矣，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；

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、義、禮、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。故曰，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」以孟子的觀點來說，「乃若其情」即是此心性中的真實，這個真實即為四端，此四端是人固有之非外鑠而成，人性的內在真實是善。

除此之外，揚雄反對孟子的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，而主張「人之性也，善惡混」。另在孟子的告子篇中，告子曰：「性猶湍水也，決諸東方則東流，決諸西方則西流。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，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。」告子則又主張性無善無惡。

接著到了唐朝，韓愈反駁諸子之說，認為「性也者，與生俱生也；情也者，皆於物而生也。」主張性三品說，將人性分為上、中、下三品；性為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也就是所謂五德，情為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，也就是所謂七情，性是先天，情是後天，性、情是人皆有之，差別在於程度而已，故在其論點中也是無善、惡之分。

人性論在東方社會，如同西方也有各種不同的主張，包括性善、性惡、中性、無善無惡、有善有惡等，中國歷代許多大思想家都對人性論有興趣，在時代的變遷中仍繼續不斷地提出意見，爭論不休。然而經過二千年的討論，現今仍無定論。

因為搞不清楚人性究竟如何，這問題仍是各種人文科學的一個基本問題。如果人性本質是善的，教育各方面的設計，就應採比較寬鬆的原則，讓人盡量發揮本性；如果是惡的，則要多所限制，而著重防堵、制衡、修理、管教。

再回到教育的問題上，人性的善惡與否對於教育的影響如何？以荀子的性惡論來說，禮法、規範，基本上是因應人類群居的需要而產生的，或者說，禮法的制定，主要是為了規範人的行為，藉以解決群居產生的衝突。禮法既然是著眼於群體互利的觀點而制定的，那麼，遵循禮法，對個人與群體均有益處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：禮法是因應人類社會演進需要的產物，符合人類求利的本性。換成現代的環境來說，教育便是透過符合全體利益的規範來引導人們，故教育的目的在規範人們、阻止人「惡性」的發展。

再以孟子的性善論來說，因為對於人性之善的肯定，只要本心自覺，人的內在價值飽滿自足，就可以超越外在有形的各種困限或誘惑，昂然立於天地之間，但孟子卻也不否認人有放失本心的可能。孟子的教育理念，超乎生存問題而提昇到心性修養層次，特重群體生活的和諧，基本上這是一種善意，善意的前提

是自由而非被要求，就像人性中都有對愛的需求，也願意愛人一樣，這些都不是教條或義務，而是基於自覺心來發動的。我們習慣順著耳目感官朝外攝取知識或捕捉見聞，漸漸遺忘了這個具足於內的心靈財富。故教育是順人之心，同時也是時時在提醒人心的自覺。這也像卡爾·羅傑斯等人所倡導的人本心理學，相信人本身具有向上、向善發展的可能，目前的困境只是短暫的迷失，人終將能回歸正途。

接著從韓愈的師說來看。「師者，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為惑也，終不解矣。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固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；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。吾師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！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。」；「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。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如是而已。」雖說韓愈之師說全文是強調尊師重道，但若將之斷章取義，師者人人皆可為之，師生之差別不過在於術業之專攻，教育的目的也不過是知識、道理與技藝的傳承。

再回到人性來說，諸如一開始提到的，人性是開放的系統或是封閉的系統。在開放的系統中，教育的目的重在引導，教育的型式本質隨著人性的成長，也必須一起跟著改變，才能不斷引導與提醒人本身的自覺與創造。若人性是一個封閉的系統，那麼人性中所謂的自我實現，不過是有限範圍內的最大值，人們追尋自我實現的意義何在？教育的目的不過是在創造一群機器人，又有何存在的價值？

人性的表現常可顯示於人的行為，如何評判是由社會觀點來看，同樣的一個行為出現在不同的社會環境底下，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，這是否意味人性也跟著不同，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，我們或許可說，不同的社會文化尋求不同的行為表現，但不同文化的教育終極表現，卻又莫衷一是。

佛洛姆說：「人生的主要使命，是使自我生長，成為與他潛能相符的人。我們可以客觀的裁決一個人完成其使命的程度、發揮潛能的程度。但這不代表我們能像上帝或是比他高階的姿態來譴責他。」教育的使命不也如此，不論人性孰善或惡，時代的變遷如何衝擊著教育環境，但回歸到教育的原點時，我們不禁要再強調，人之所以為人，在其各有的獨特性，發揮個人的潛能、順勢而為，使之成為一個完整的我，這才是人的價值所在，也是教育的終極目的。